

湿地露营

□ 莫喜生(壮族)

婀娜多姿的水杨柳、香枫和三角苇,皆披红挂绿,装扮一新。忙完白天的采风,吃过晚饭,我们一行人,扛着七八顶帐篷和摄影包、三脚架,到有百多级台阶高的龙头山上安营扎寨,露营湿地。

安顿完毕,在摄影机位前极目远眺。白天,劳作的村民,铁皮船上少男少女们的欢声笑语,和节日庆典的鞭炮声鼓乐声,已淡出视野。夜幕下的湿地,灯笼里透出的光亮,星星点点,河水波光粼粼,岸边彩旗飘飘,沿着弯弯曲曲的栈道一路前行,湿地隐隐约约的湖水、沟渠、垂柳像玉兰花茶般淡雅,像山涧泉水般清澈,像老年太

极般悠闲。

大地是舞台,群峰作幕布,湿地周边的村落,参差不齐的民居,是丹青高手绘就的舞台美术和道具;远处,桂阳公路的街灯和车灯在群峰后晃来晃去,时隐时现,仿佛各种各样的舞台灯光,或顶或追,或侧或散。身着布扣唐装和旗袍的民乐演奏家,来自不同的表演团队和音乐院校。码头边栈道上,掌声响起,旋律飞扬,已传颂百年的经典民曲《彩云追月》《水乡船歌》《二泉映月》从他们手里的扬琴、二胡、琵琶缓缓地溢出,曲调激越飞扬,如泣如诉。

我亲爱的索玛妹妹

我懂你的手中口弦
银河山冈月琴声声
撒做夜空繁星点点
将熊熊的篝火点燃
对着月亮跳起圆圈
自由灵魂没有界限

夜色迷人,姑娘小伙子伴着《瑶族舞曲》的旋律,欢快地载歌载舞。曾经百听不厌的经典名曲,于夜色朦胧的湿地里重温,哪能不思泉涌啊?

《二泉映月》的演奏者田鸿兵,曾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,后供职四川艺术学院,今为二胡副教授。六月六,夜色下的会仙湿地云层厚重,新月也不是非常皎洁夺目,不知是不是因为美妙的旋律,一经田教授指尖弹奏、拉扯,溢出的音符倍觉激情震撼。沉淀在湿地婆娑的林木和红船绿水间欣赏田教授演奏的乐曲,竟有种如梦似幻仿佛从湿地穿越到二泉的感觉。

跳动的音符如藤萝蔓延在红船绿水,游人听得如痴如醉。湿地之夜,浪漫素雅,风情无限。



雷金息 摄

留宿过海拔千米的高山,人声鼎沸的都市酒店,异域风情的乡村旅馆,但在沟渠纵横,万籁俱寂的会仙湿地,溜达散步,听虫鸣观夜色,然后露营于高不过人、宽至两三平方米的帐篷,夜幕里扬琴、二胡、笛子等民乐奏出的旋律,仿佛身边缓缓流动的河水,倒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被誉为“漓江之肾”的会仙湿

地,地势平坦,孤峰林立,含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睦洞、四益、新民等6个村委,47个村落及雁山区和永福县部分村落,面积6.7平方公里。

农历六月六,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,湿地船家舞狮子龙灯,彩旗飘飘,燃香鸣炮搞祭祀,声势浩大。毛家、三义、七星诸村,从村巷到码头到河渠和栈道,再到水边

壮族《百鸟衣》的故乡

□ 何大参(壮族)

《百鸟衣》是壮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。它叙述贫苦农民古卡的妻子依娘,被土司抢掠。依娘嗚哨古卡制弓箭,射百鸟,用羽毛制成神衣,百天为期,到州府相会。古卡历尽艰辛,制成百鸟衣后,按时来到州府。古卡借献衣之机杀死土司,夺取骏马,夫妻俩驰骋而去。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壮族人民反抗强暴,争取自由的坚强意志。

共九百五十五行的壮族民间故事长诗《百鸟衣》是横县籍壮族作家韦其麟所著,自从1957年发表后,轰动中国文坛,饮誉世界诗坛。不仅被编成各种剧本传唱,《壮族百鸟衣故事》还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可以说,百鸟衣的故事在横县人人皆知,极富传奇色彩。

在一次民族节庆活动中,横县民族事务局副局长介绍说,横县有十二个民族聚居,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、团结进步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。近三年来,横县财政共拨款1785万元作为民族工作的专项经费,把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工作搞得有声有色。尤其重点培育和扶持该县校椅镇临江壮剧团、国家级壮族歌圩基地——邓圩威德宫儿童壮歌队、六景镇民乐队,使得民族文艺百花齐放。仅临江壮剧团,每年深入村屯演出一百多场,深受群众欢迎和喜爱。

诚然,民族工作是综合性的,涉及方方面面。横县县委、县政府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摆在重要位置,全县社会经济长足发展。2015年,全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727元,名列全区前茅。2014年至2015年,横县被评为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。

横县《百鸟衣》的民间传说越传越美妙,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越做越好,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。

烧蜂趣事

□ 凌云彬(壮族)

藏在大山深处的故乡,留给我太多的童年回忆,烧野蜂、吃蜂蛹是我难忘的经历。

七月流火的季节,是山村孩子放暑假的时候。这个季节正是稔果、野牡丹挂果的时候,这些结在绿色枝头的野果仿佛是老天有意赐予山村孩子消暑的食品,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借此一饱口福。

但是,你要记住,不要给那诱人的果子迷了眼,在结满沉甸甸稔果树下却潜伏着杀机。低矮的果树或是草丛中正是一窝窝黄蜂的理想家园,俗话说“黄蜂眼利利,叮(蜇)眼不叮(蜇)鼻”。曾经有小伙伴经不住熟透稔果的诱惑,眼里只有那果实没有觉察到脚下的危险,误踩蜂窝后果便是被群蜂蜇得鼻青脸肿。

说到山上的野蜂,种类比较多。我印象较深的是:有一种野蜂身体较大且通身金黄,号称“黄脚枪”,这种野蜂比较凶猛,据大人说这种野蜂专找人眼睛蜇;另一种野蜂体型较小且通身黑里间白,俗名叫“狗屎纳”;还有一种体态更小且通身金黄色,土名叫“蚊子蜂”。每到农历七月正是这些野蜂繁殖的季节,此时野蜂窝里满是蜂

蛹,而蜂蛹是上好的补品,这成了孩子们烧蜂的目标。

要得到让人垂涎欲滴的蜂蛹就得烧蜂窝。想找到野蜂窝并不难。先到山边有泉水的地方等候,如果泉水附近有蜂窝就会有工蜂来“挑水”。此时你就可以跟着引路的工蜂找到蜂窝。蜂儿在工作时很敬业,专注它们的工作,你跟着它,它也不会轻易地攻击你。所以,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追着蜂儿来到它出没的树丛旁,躲在蜂窝边上,不动声色地观察蜂窝的位置及大小。

烧蜂也有一定的讲究,不仅要准备好树枝做扑火的工具,防止火势蔓延,还要防止蜂被烧时乱串蜇人。据大人说,在烧蜂窝时若遇到发狂的蜂群不要跑,因为你无论跑得多快也逃不出蜂群的追杀,最佳的办法是要尽快就地卧倒,脸朝下,咬紧牙关,憋着气,静卧不动。蜂儿找不到移动的目标很快就会四散而去。烧蜂的时候还要看好风向和蜂窝的位置,千万不可顶风而烧。因为顶风而烧,火不仅烧不到蜂窝还有可能引火烧身。确定要烧的位置后,就地找些干草点着往蜂窝里烧。蜂儿见到窝里着火便四

散逃命,也有个别蜂儿舍身护窝而壮烈牺牲的。

就这样半天下来,我们不仅摘得满筐野果,还能采下几十窝蜂窝。

吃蜂蛹是那个时候山村孩子的极大享受,毕竟十天半个月才能沾上一点肉腥味。我们拿到蜂窝后就找个地方烧烤,一饱口福。而烧烤蜂蛹时也不可大意,把蜂窝口朝天放在大石块上才用干草铺在上面烧烤,如果误把蜂窝口朝下,火烧破蜂窝口后,蜂蛹会掉在火灰里烧焦不能吃了。蜂蛹被烤得焦黄后散发出诱人的香味,拾一只放到嘴里咀嚼,满口喷香美味极了。烧蜂的乐趣,尽在不言中。

我长大后走出大山求学,毕业后又迷失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之中,渐渐忘记了稔果与蜂蛹的诱惑。今年暑假有幸回到故乡,想重温儿时烧蜂的乐趣,但故乡昔日满山遍野的稔果树、野牡丹的荒山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。而山村孩童则聚集在新建的楼房里观看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。旧梦难温,却不感伤,毕竟,甘蔗林亦充满着时代的风采。

北流荔枝“六月红”

□ 刘策

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这是宋代诗人苏轼写的经典诗句,多少年来广为流传。作为岭南佳果的荔枝,一直是人们的喜爱。

七月流火,正是北流市荔枝成熟的季节。北流市是广西的荔枝产地之一,这里有妃子笑、糯米糍、鸡嘴荔、六月红、黑叶荔等多个荔枝品种。这里的土壤、湿度、气候等地理条件,特别适宜种植荔枝。

近日,我应邀专程来到北流市的北流镇,与好朋友刘升老师上山采摘他们家的荔枝果。这些年来,他家中的几十亩荔枝树全靠刘升的兄弟利用空余时间打理着。这片荔枝林,也是其已故的老父亲留给家中的一份丰厚的财产。慈祥善良的老父亲生前就在这片山地上辛勤劳作、挥洒汗水,栽下了几百株“六月红”品种的荔枝树。置身于荔枝林

中,不由地对老人家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。荔枝,也有大年限小年之分的。所谓大年,就是丰收之年。小年,通常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棵树结果。

刘升老师告诉我,今年他们家种的荔枝树虽然是小年,由于管理得当,依然硕果累累。“物以稀为贵”,小年的荔枝果是供不应求,一果难求。因此,卖的价钱最好、最高。今年,他们家的荔枝卖出了高价。家里的兄弟姐妹、亲戚们利用双休日倾巢出动,上山帮助采摘荔枝,都不能满足果商的订货要求。

沿着刘家兄弟修建的一条硬化的水泥上山道,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陡峭的山腰上,来到了荔枝林,我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。此时此刻,我体会到了荔枝好吃树难栽,更深切感受到了果农们在这片果林里

劳作的艰辛。

稍作休息之后,我们便开始采摘荔枝,抬头望去,每一棵果树上,红彤彤的荔枝挂满枝头,有的荔枝把树枝压弯了“腰”。我们可劲地吃,高兴地摘。满口的甜蜜伴随着喜悦的心情,把一串串红彤彤、宛如红玛瑙的荔枝装进编织袋。

采摘荔枝,也是有讲究的。每一次采摘,就等于给荔枝树进行一次修枝。采摘得当与否,会影响到来年的结果和收成。所以,采摘的部位非常的重要。我们采摘的仅仅是一棵荔枝树,就已得到满满的两个编织袋的果实,可谓满载而归。

我们扛着沉甸甸的装满荔枝的编织袋,沿着窄窄的山道,小心翼翼地下山,尽管脚下的山路坎坷难行,但我们的心里却是乐滋滋的,就像“六月红”一样甜美。

